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三

唐詩清覽集序

薜雨堂唐詩選序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宋轅文詩序

今詩湖湘集序

宋文康公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楊猶龍詩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一

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嚴灝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沈繹堂燕臺新咏序

張素存詩草序

宋牧仲詩序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申冕盟詩序

嚴就思詩序

兼濟堂
鄒黎湄湖北草堂詩序



王近微春暑詩序

許傅巖詩序

程伯權遺詩序

且亭秋響序

張汝士詩序

喬文衣詩序

耿惟馨詩草序

張越青留別詩序

吳脩齡詩草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馬玉坡金臺遊草序

傅歛齋工餘雜咏序

申觀仲江航詩草序

田髴淵遊燕詩草序

彭士報詩序

嚴方貽詩序

陸次公北遊禱咏序

盧爾唱燕山吟序

顧开山詩序

胥永公北征百篇序

謝邑侯德政詩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胥永公集卷之二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兼濟堂文集卷之三

嘉字
雲煒機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一勦同較

唐詩清覽集序

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

聚而君相復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

曼衍有乖元音者固多若夫豪傑之士敦倫重節憂

國愛民投姦樂善孤鬱不回之意亦必於是發之唐

詩度越六朝者以此非止攄詞廣瞻也乃後人於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一

以為酬應耳目快意適觀之具其所爭者在乎聲調

氣格六義之指缺然不講自唐人選唐詩諸集已開

濫觴高安擇而不精濟南竟陵波流日下使古人精

神不復表見於世風教淪沒失豈小哉余嘗發憤歎

息以為古人既沒而可使復生良有賴於後人之論

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

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

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

金篆玉以為工取青媿白以為巧遞相沿襲求一言

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余爲是選首推有唐一代興
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興革之由
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
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爲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
可觀矣本集各選采蒐殆遍曹好不隨人棄我取光
景之詞固鮮若淫艷浮靡者盡屏不錄凡一歸於六
義美刺之旨而騷人深致亦往往有水乳之合焉太
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
清真夫詩不清真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真清覽各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二

集義取諸此至於諸賢之事跡議論可爲尙友之助
編綴卷末俾學者流覽亦論世知人之意也嗚呼六
朝固不足論唐與漢魏各有其時代人才不必相同
若謂後人必屈於前人則賡歌後無三百矣唐不及
漢魏亦氣格聲調之末論而言志者所弗取也由唐
人而溯洄之彬彬乎質有其文卽大雅可復興於今
日矣

薛雨堂唐詩選序

唐詩之選非一家矣有唐人選唐詩有後人選唐詩如朝英國秀篋中及近日歷下竟陵皆選之尤著者也然古選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已爲識者詬病而歷下或失之板滯竟陵或失之纖細故論者以爲高廷禮品彙一書迥然獨步然而簡帙重大或有多而不精之失則唐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沒者猶未能毫髮無遺憾也吳先生爲清時名侍御批鱗折檻鐵面冰心海內欽爲威風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天子重其風采乃其所自爲詩崢嶸穎異有錢鏐怒射潮頭之氣而意旨必歸於和平風調必出於渾邃深沉博綜力勁澤鮮余故嘆服以爲得於古者深矣茲出其所選唐詩示余人以代別體以類從雖大勢因廷禮之例然採滄海而獲明月伐南山而取豫章世俗所稱道弗絕者往往見刪而妙義佳篇久在佚漏者一一標出於是古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沒者始另開生面而燦然畢陳於吾前誠風雅長城藝苑指南也操觚之士得此而枕秘之豈復有下等詩魔入其

肺腑哉謂此爲唐詩定本可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四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唐人詩若李杜二大家如軍中之有李郭非尋常偏禪可擬尚矣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李義山余嘗嘆服其絕句之妙以爲有獨至之識而蘊籍宏深江寧供奉未能過也修齡吳子自爲詩既竒變幽細而於唐人中尤酷愛李義山嘗註義山無題詩慨然曰義山抱用世之才適際唐運之衰非宰相援引則無由進而令狐氏覬覬自私無開誠布公之見此明珠之所以泪而江離之所以詠也世槩以艷詩目之不探厥本旨謬哉余讀唐書旣悲義山之不遇復悲世無能讀義山之詩者修齡能讀之匪惟讀之且能知之是義山不死而騷人之學將復見於世也余固樂爲序而傳之以救夫世之習於艷而忘返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不有文章川岳之氣將黷淡無色也在昔明祖崇文敷治龍門郁離二子振其英藻以黼黻一代之治其後李空同何大復李于鱗王弇州諸家並雄長詞林後先媲美郁然有章矣隆萬以後士乏懷古志識日卑精華果銳之氣半汨沒於八股帖括間所謂化天下爲學窻殆非虛也至雲間陳李諸君摧陷廓清力爲西京復古之文而宋子轅文實左右而爲之前驅天下莫不知雲間之

學非雕篆佔畢之學而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之學也豈非本沃者其枝茂實厚者其聲宏哉然陳李數君者不數年間俱已物化而轅文如靈光巋峙四方之學者以爲古道依歸乃轅文之學日以邵文日以竒其詩亦日以深且遠此其寄託之重蓋非偶然也轅文幼而孤得遺學于其先人常有憂患之思而又與諸子共爲古學敦尚風節故晚出而其名益彰茲者出其全詩示余有芙蕖出水之姿無鏤金錯彩之習豈非元音再作而鼓吹風雅者乎昔韓昌黎云神

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辨之士持簡搦筆從而寫之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克滿天地今

聖治聿新化洽南北制禮作樂日以蕃變則紹述雅頌追美商周非轅文孰與歸若其羽翼正始矩步先民爲海內詩人冠冕又不待余言之畢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七

兼濟堂文集卷之三
詩
聖治聿新化洽南北制禮作樂日以蕃變則紹述雅頌追美商周非轅文孰與歸若其羽翼正始矩步先民爲海內詩人冠冕又不待余言之畢也

今詩迦洞集序

東華十丈塵裏簿書鞅掌日無寧晷歸而困憊偃臥
竹香齋中尋華山處士睡方門外有剝喙聲輒怫然
不樂豈復有拈鬚高吟之致然余於他書掩卷嗜臥
獨至於今之文人才士其所爲發抒性情欲歌欲泣
之什不覺投枕而起三致意焉嗟乎謂古今人不相
及豈盡然哉猶記前輩論文有云來春花鳥非復敗
梗枯枝詰旦風光豈是殘煙剩雨文固云爾詩亦宜
然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八

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元盛于明
衰於萬曆以後盛于

皇清之初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
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今海內言詩者頗多
然綺靡淫佻之習流蕩忘返比于蜩聒蟲吟而憤激
悠謬之詞襍出不經亦豈鸞鳴鳳嘯耶將欲垂示來
葉釐正風氣難已余於唐詩有清覽之選凡言詩之
旨載于諸家詩話及余所著兼濟堂詩話中于我
朝詩有觀始之選一時操觚之流刮垢磨光列精劇

目咸以大雅被服厥躬颯颯乎其盛哉數年以來復
有仕籍縉紳先生及菰蘆中布衣賢士所作發抒性
情欲歌欲泣之什或得之投贈或得之選刻每有所
見不敢荒忽必擇其雅馴而意指雋永者令胥史錄
之赫蹠積日累月盈箱滿篋如入五都之市百貨駢
闐行山陰之道千岩競秀辛丑之春棧戶無事大加
澄汰芟削存十之二雖集中諸人有識與不識然余
旣與之生同世生同時矣今得讀其言志之作而聞
其欲歌欲泣之致抑揚感慨之聲或關於典禮制作
載朝廟之鴻猷或協于倫紀游覽拾香草之名物彬
彬乎各有其義非無當于正變也詩不云乎所謂伊
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
中央詩人好賢遡洄於方舟之間不敢言勞余茲遡
洄于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人心靈淹沒無
聞而不表揚于後世乎是余茲集之志也夫是余茲
集之志也夫集旣告竣因取詩正詩源時人諸刻論
詩有合詩教者併錄于首使世之學者得以覽焉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五嶽並峙於中原而嵩室居天地適均之間星應軒
轅德爲物母往往篤生瑰璋之人撐持世運其爲文
章詩賦亦備淳淑清和之氣余蓋得之文康宋公文
安王公云文康公以循良著聲任遵化巡撫值
國朝定鼎後首卜金甌開創之業多所審定蓋以德
重者而世鮮讀其詩文安公以書法特稱官禮部尚
書蓋自中原板蕩騏驥中蹙詎諧玩世古狂故態一
寓之于書併發之于詩世人能讀其詩而不得其所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十

以爲詩嗟乎詩者心聲也願不可因此以思其人哉
余讀書中秘受知於文康公而大宗伯之子藉茅余
同年友也故嘗隨侍文安公清謙聆其言論因是以
深悉二公之爲人並喜讀二公之詩蓋文康公之詩
秀色可餐如赤城霞起玉山照人嘗自擬于儲侍御
而其實不止侍御也文安公之詩磊落英多如龍躍
天門虎臨鳳閣嘗願學於杜少陵而其骨已似少陵
也並駕齊驅奉爲雙壁豈有優劣之分乎况文康公
之長君牧仲枕籍騷雅沉酣三唐海內揅觚之士莫

不推爲壇坫之長則中州人物自何子大復而後善
言詩者必歸於文康之喬梓無疑也余久寶之篋笥
友人見而悅之請刊布以廣其傳韓昌黎云李杜文
章在光燄萬丈長舉此二語以况二公誰曰不宜若
文康公之相業彪炳同于房杜著在國史余則詳之
他日茲不具論論其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文康公六則業遠限同于公林昔其國史余則詳之
卷之三類高文其舉與二語以况二公誰曰不宜若
友人見而悅之請刊布以廣其傳韓昌黎云李杜文
章在光燄萬丈長舉此二語以况二公誰曰不宜若
文康公之相業彪炳同于房杜著在國史余則詳之
他日茲不具論論其詩

楊猶龍詩序

詩心聲也今之心猶古之心何分于三百篇何分於漢魏六朝何分於唐宋元明與夫今之人標新領異不受羈縛靈快無前自得其所爲真詩者斯足矣余嘗見庸人爲詩甫出口已覺酸餽而大家著述歷千百年如方啓之華此何故靈快與不靈快之異也今大河以北燕趙之間豪于詩者則必首推吾同年楊子猶龍氏猶龍賦卓犖之姿於書無所不窺而德機淵邃識量褻猶天下之務無不了了於胸中者而又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無一足掛其胸中蓋有柱下史之風草玄不足爲也以其緒餘出而爲詩則皆性情沉摯之章忠孝流連之致每於時事升降賢否進退民物哀樂之際未嘗不反覆頓挫愜然嘆息焉不祇登高臨水歌風嘯月矜句字之奇險備追琢之能事而已也嗚呼此自得其所謂真詩者而豈曠里之冶容邯鄲之學步所摹擬其萬一與且楊子具知人之明而接引如不及其所獎借皆天下第一流賢士大夫日輻輳于其門得領其警咳者如觀勃律羊脂吉光鳳羽網珊瑚於海

底而飲玉露於金莖也然則楊子之詩又烏足以盡其所蓄哉夫太行大陸之間往往生有異人遠不具論近如趙儕鶴劉簡齋孫二如茲三先生者其人品文品詩品皆足千古典型在望繼起而方軌並駕其楊子乎余旣以此望楊子楊子亦不得不以此自任也珠玉滿篋尚不欲出以示人宋玉叔申晁盟諸子皆強之曰有詩如是譬如漏千葉蓮百寶光明雖欲秘之一室得乎魏子時在座中曰唯唯乃爲叙而刻之玉叔諸子者亦皆一時之異才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恒山嵯峨而東下滹沱分星宿之派右轉而至滄海
鎮州誠河朔一大都會也夫其山水奇所產人物亦
奇昔冢宰梁乾吉先生生際嘉隆之代文章德業吏
治武功麟麟炳炳著在國史特則余家少司馬子惠
祖以邊功捍禦西陲兩家勲名先後方駕不止以姻
婭稱莫逆也迄今百年玉立大司馬英英魁碩奮起
而紹先業受

世祖章皇帝付託久任樞密奇謀大畧多其勞畫海內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爲偉人中外倚以安危而其文章筆舌妙天下著之
爲詩者其緒餘也玉立之爲詩不屑屑模擬三唐陳
蹟亦不屑屑取青媲白如近人彷彿于鱗七子等聲
調氣格之間唯是枕籍六經沉酣諸史應制記事陳
大雅德音之辭咏物懷人備風人香草之義蓋燕許
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所得而企及者海
內之言詩者得玉立一字一咏莫不珍爲天球河圖
空青丹砂而玉立虛懷自損猶於公退之餘手披一
編吟哦不輟其詩之高華矜貴而不佻澗泓靜毓而

有本非偶然也昔者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
弊唐初乘一時元氣之會名公鉅卿起而振之開元
大曆之什由是不變今乘元氣之會起而振此道者
非他人必玉立也昨歲集爲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
而徵余言以序余自顧與玉立爲髫髻之交况數載
以來復承

朝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讌玉立之文章德業
吏治武功亦稍稍覩記其梗槩則於玉立之詩或亦
窺豹文之一斑而見吉光之片羽也夫玉立之詩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美而由於祖澤之厚與其身之文章德業則世之讀
茲集者其勿易言詩也夫

以來發是
非於人必玉立也
大曆之什由是不變今乘元氣之會起而振此道者
非他人必玉立也昨歲集爲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
而徵余言以序余自顧與玉立爲髫髻之交况數載
以來復承

風雅之道關乎人之性情亦時運所由徵其盛衰也
栢梁登歌以後盛於建安曹氏父子虎視藝林而仲
宣公榦偉長元瑜德璉孔璋諸君揚鑣分路時則西
園開讌南皮登臺可謂極朋友之歡倡和之盛矣沿
及六代作者間出若庾鮑顏謝後先頡頏並擅時名
卽習近綺靡何得以是少之李唐復尚清真自陳伯
玉力挽頽趨踵事增華則有若楊盧四傑王孟諸家
迨李杜集成光焰萬丈錢劉嗣響亦其徵也有明自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六

伯溫季迪振徽於前而袁揚諸君和之洎弘正則有
李何邊徐數公嘉隆則有王李謝吳諸子一時才華
颺起若珪璋並陳墳篋叶奏倚歎休哉夫其盛也必
有數君子乘時端化倡明雅宗以發揮天地精英澄
湛之氣而其衰也遂曩聲雜進人置一喙狂瀾莫砥
世變繫焉豈綴辭挾藻者之過歟抑未揆其本也以
今觀譙明顥亭錦帆尚白諸公皆當世之篤於性情
者也擬議所構追美風雅卜子夏曰發乎情止乎禮
義四始之歸殆庶幾焉暇日以所彙梓近詩屬余序

余數從諸君子游觀其引繩削墨遣調馳情莫不涵
濡騷選憲章盛唐而北地信陽歷下兗州之盛殆掩
映而過之夫八音競奏總爲韶濩之聲衆俎遞陳並
貴鼎實之味以是鼓吹元音掃除綺麗可也今

景運方昌諸君子追躅先民力崇正始鏡歌朱鷺曲
備凱旋樂舞赤蛟祀嚴郊廟金聲玉振一代制作將
有賴焉奚止凌轢開元睥睨黃初已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七

沈繹堂燕臺新咏序

沈繹堂弱不勝衣朗然如玉山照人在翰苑中爲文章第一流今

上

以才堪治民乃授大梁千里之寄蓋古者出爲諸侯入爲卿士之意也將行彙數年所爲詩示余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喟然曰是何其溫厚和平深有得於風人之旨哉夫二南爲正風周召之所以宣王業也邶鄘鄭衛諸國爲變風亦賢人君子感慨時事之所爲作也今繹堂分臬大梁地瀕大河所治者杞鄭之故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六

郊自亂離以後民之奢者思儉淫者思貞又連歲困於畚鍤之役望治之思迫矣必有學道愛人以先王之風整飭黎庶者乃足以更化善治繹堂真其人也吾聞聲音之道與政通繹堂之詩本於性情之正風調高潔故不爲婉孌之體綺麗之音而一復元古清真如李青蓮所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繹堂之詩豈獨稱雄於雲間已哉卽以風示天下可也

張素存詩草序

玉堂鸞坡文章之府也故文章之士必歸焉文而發之於詩文之尤易感人者也是以春秋大夫燕享之際賦詩見志而漢唐以來文人罔不厭飫於茲其光燄之盛者一時傾慕奕世傳誦焉乃說者謂詩必窮而後工彼東山幽風諸什行行十九首之作豈盡騷人逸士之所爲耶大約國家值昌大之運光岳氣關貞元會合則必有英偉魁碩之彥起而申暢之崇方城有云朝廷使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十九

而麒麟爲禱祝也壯哉言乎余於詞林諸君子雖謬叨同署而東華奔走聆誨之時頗少蓋自癸巳甲午以後諸同人散而官於四方或存或沒唱和之事遂成絕響矣今年夏初張君素存以其所爲詩示我曰公言詩已久必有以益我也余讀未竟而光氣逼人若干將之燭於牛斗并刃之剪夫秋水也若騷裏之不可羈羈而江河之一瀉千里也因喟然嘆曰是其宣暢昌大之運而以文章名世者乎雖然詩之爲教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

以不親風雅其學之所自亦往往有傳昔杜子美謂
詩是吾家事而實本於祖審言蘓子瞻筆舌妙天下
而實本於其父明允今素存曲江風度玉山照人顧
循墻偃僂其身弱如不勝衣其言呐如不出口蓋本
於公選先生之教是其於詩也以秋實蔚爲春華而
非僅轡龍繡虎爲世人坵壇之赤幟已也余故述而
序之以質諸今之爲詩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朱牧仲詩序

卷之三

詩之爲道大矣海內作者比肩林立而名家者尠何也非積學不能作非深情不能作非大雅不能作其弊亦非一端曰靡曰放曰僻曰泛曰蕩曰俗曰艷曰腐曰湊曰漫是數者於詩之義蘊皆無取焉謂其有所不足也宋子牧仲之爲詩久矣其天姿敏妙蒐獵最博屬韻和聲宮商必諧稱名取類考証必確採華擷實輕重必勻而內以達其自然之識外以通乎人事之變學富情深歸於大雅而已矣往歲以柳湖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示余今歲入覲又得讀其將母樓詩以忠孝之忱抒溫厚之音擬之漢則枚乘十九首擬之唐則張燕公應制諸什也擬之明則何大復李于鱗近體諸作也牧仲詎有心於媿肖之哉備乎中和左之右之無往不宜耳牧仲昔與賈子靜言詩余深服其論載之湖洞集首以風示海內作者牧仲之自爲詩宜其卓然大家無所不足如此也余嘗謂本朝詩道最盛軼宋明而方駕於唐中州詩人有十餘子牧仲後起而上駟絕塵也後世論詩者當以余爲知言

古之善爲詩者莫周公若如關雎麟趾豳風東山及大小雅文王瓜瓞諸什大抵皆周公作也顧周公大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世善爲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蘓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得與之方駕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於天者有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聲譽蔚起海內人士仰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炙其光儀不可得而其遇合往往不偶或解綬彭澤或潦倒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夔峽或遠謫瓊崖或繫繫廣信當時旣惜之而後世讀書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歎噓嚮往不能自己嗚呼才人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生一人天殆將與拯溺亨屯之五百名世同其秘惜鍾異而世人顧喜摧折妬忌阻其登進之路毀其震煜之名何也然天下忌才者雖衆而憐才者亦復不尠是以陽春白雪遺世獨立之章終不淹沒於酒媪醋婦之手而留其萬丈光燄比於日月雲霞以待有心目者之快觀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臯

聲聞于天此言有其實者有其名也又曰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此言君子變而不失
其常詩人有好賢之美也若吾年友猶龍楊子其近
代詩人之冠乎歿已數年矣令子履吉與廣平申晷
盟鷄澤殷伯岩哀集其所爲詩付之梨棗先是猶龍
生平所爲詩無弗示余者今既盡付履吉而是盟諸
子又廣之雖有遺失已得十之八九矣余惟猶龍詩
才之妙清新俊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
翥歷下竟陵之學不足道也其人品卓絕胸中五嶽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森立故下筆無一點塵蓋嘗撫一卷而太息對萬壑
而冥心自少至長未嘗以家人生殖縈其慮而汲汲
若失者惟知心友朋視爲性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
襍植名花閉戶高吟動經累月望者視之爲天人矣
丙戌丁亥詩已工已丑庚寅以後超忽入神至蜀道
閬中則人謂子美復生然卒鬱鬱不得志以死縉紳
先生聞而悼痛孤寒之士爲位而哭哭之而涕泗交
頤者指不勝屈余則尤驚心于龍標之五溪夜郎微
之之殘燈冷燄子敬之人琴俱亡也悲哉今猶龍詩

集具在咳唾皆爲珠玉宛轉自成文章鬼神能促其
方至之年而不能促其不羈之才世俗能扼其華膺
之仕而不能扼其磊落之氣崔嵬險道浩蕩煙波能
憔悴其童僕行李疋馬布颿而不能銷鑠其精思湛
解也猶龍之詩與人繼淵明四子之後無疑矣昔徐
昌穀自選平生所爲文錄曰迪功集及病且死抱以
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也而余與猶龍交情著聞海
內知猶龍宜莫余若者向已誌其墓故因履吉之請
而復爲之序其畀鄙不文知不足以擬獻吉闡幽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而問竒字尚有望於今之皇甫先生云

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宴享

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宴享

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鳧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鳧盟及殷子伯巖誅茅廣羊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秘省而鳧盟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趺千里訪余燕邸劇譚今昔得以聞所未聞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余旣晤鳧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沉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真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墨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聵歷下竟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鳧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於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宴享

征伐禮樂之制其禱皇麟炳弼中彪外使小儒驚怖
又不知其當何如雖然鳧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
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鳧盟至性過人十年以
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
餘耳大陸雖多嶽崎歷落之士然如申子之人與申
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美

嚴就思詩序

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
協於三百之義斯爲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
爲薄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吞曹劉掩顏謝而雜
徐庾盡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
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
於正也或者乃以爲雕績之具應酬之資又或以枯
寂爲尚僻艷爲竒中晚以後波靡斯極矣宋儒研精
理學不揣爲此明自空同諸家外指不多屈詩豈易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言哉余向者讀詩數年其於海內賢人君子咏歌之
言汗牛充棟句櫛而字比之出丹鉛以問世數年來
鞅掌公事自愧江淹才盡不復留意而獨醉心於嚴
子就思之詩夫嚴子非僅以詩見者也其廷對之策
洋洋灑灑萬餘言詳明剴切蘊藉端方有賈太傅董
江都之風行世一家言諸篇眉山三蘇未能遠過工
於書法歐褚顏柳兼有其美長安問字者屢滿戶外
殆欲作鐵門限然而嚴子賃屋數椽焚香讀書意廓
如也夫世人之登上第擢翰苑者往往有富貴之態

以爲十年後可立致宰相耳而因以變其生平之塞
有之矣卽其詩亦多凄洎少澹泊寧靜之氣今就思
之詩何如哉振衣獨立而無矜踞之色蕭然高寄而
非枯槁之容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此自得
其性情之正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
也卽以詩觀就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
放蕙草初生一葉扁舟思將過里門而舞萊衣于其
行也先爲之序其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此書早所上一葉疏張思思里門而舞萊衣于其
也卽以精賻張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
其性謙之下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
非枯槁之容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此自得
其性情之正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
也卽以精賻張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
以爲十年後可立致宰相耳而因以變其生平之塞

鄒黎眉湖北草堂詩序

沉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已之意而不襲其辭爲文之善者也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已之情而不襲其句爲詩之善者也不學詩而可以言詩乎古今才士莫不喜爲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六朝障於詞宋入障於理其爲詩之病一而已矣若夫以澹然物外之情出入於古人而不囿其藩籬非情之至者亦未足語於斯也錫山鄒子黎眉遊燕因鮑子以湖北草堂詩示余余讀之未經卷而嘆其能達已之情者其蘊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藉也宏其感慨也深其推敲也詳其抒寫也遠如明月之瑩靜於空如秋水之澄澈於壑如雨後遠山之明靚如霜天寒雁之廻翔於古人中似江文通於近人中似袁中郎所謂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已之情者也豈非詩之善乎黎眉試燕不得志於有司抱璞泣玉余慰之曰世雖未知子之文猶幸余知子之詩子可以自慰矣太倉有吳梅村先生者善言詩盍歸而以余言質之

王近微春署詩序

往於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卽嘆以爲非常人既而聞其令恩旁縣盜賊蝟起獨不敢入恩境竊以爲近微生長邊方膽畧英偉兼精練吏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近微之爲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斑大約蒼渾高涼極似空同而幽深靜肖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然大家也當今爲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右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廁其間不特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雁行且幾幾有問鼎之勢矣近微真雄於詩哉吾嘗閱前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武立大功名於世而威寧之詩又瀟灑不羣自成一家言近微桑梓密邇其聞風而起者耶才無所不宜而又負兼人之勇胸饒數萬甲兵他日出而膺國家大事建豎偉伐威寧靖遠真其儔也詎獨以詩傳

許傳巖詩序

中州爲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得天地純淑之氣故人
才崛起每軼出他方明之何大復李空同爲一代領
袖而近日如覺斯行屋諸先生豈非詩伯文宗振起
藝苑楷模後進者哉傳巖抱僑胎董賈之才在諫垣
直聲赫赫海內想望其丰采而余聽鑰金門梧垣夙
夜追隨數載議論有水乳之合前已序其奏議矣至
其詩前僅得河上諸篇已刻入選集動念民依深得
大東茗華之旨非爲綺靡之音者比也今傳巖請告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將歸復示余以全豹時沈澹氣清露下天高擊節誦
之令人有開元大曆諸君子之想夫詩之爲道非小
務也人之性情學術事業俱於此見端唐之名公鉅
卿如張曲江宋廣平輩孰不能爲詩者而或者耑求
之氣格之間聲韻之際以是而曰雕蟲小技壯夫不
爲豈知詩者哉如傳巖者典會則颺舉霞起典贍則
金相玉式屬詞則語語驚人用意則篇篇合雅所謂
出水芙蓉非鏤金錯彩當與覺斯行屋諸先生並驅
中原爲斯道之長城也余旣樂得而讀之復樂得而

傳之乃命胥史錄其名篇庶幾他日復有選集得此
黃鐘金鏞玉壺冰鑑爲重當代卽以傳巖擬唐人河
岳英靈篋中間氣諸集之首倡可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岳英靈篋中間氣諸集之首倡可也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岳英靈篋中間氣諸集之首倡可也

程伯權遺詩序

程伯權者深州名士也余初不識其人戊寅夏遊郡之講院與深士謝鼎儒善每揮麈酣歌聞其清句出塵洒然異之詢誰氏作則曰友人程伯權也伯權年弱冠不拘禮法嘗有嵇中散散髮岩阿之志其於聲律一道上下百代靡不博綜然性情所近在陶靖節韋蘇州間後數月以試赴平干始晤伯權於姚氏西園恨相見之晚出雪藁爲余讀之一字一擊節嘆其爲風騷遺響也無何羽檄告警匆匆別十一月深與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栢邑皆罹兵余艱難百死始獲一生旣而詢於深之知伯權者則伯權死矣嗟乎天之生才人也何爲也哉數千萬人而不一生數十年而不一生幸而生焉固宜培植之愛護之若豫章之凌於霄漢天球之貢于明堂乃摧折零落若是其易者何也伯權昔謂余曰余骨相陋恐不能久於世又其詩云緋衣數召文人少何用多修白玉樓將無以其言爲讖云余嘗讀蟻螻集而深幸盧次楨之爲王元美知也知伯權者誰哉故錄其遺詩數首存之笥中以誌鍾期之感

且亭秋響序

自且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暈九霄天下莫不爭
先睹之爲快於是論者遠擬王孟近婉何李余獨以
爲楊子之真詩而已茲秋響二十二首乃其偶爾命
吟蒼洲野渚寫其高涼寒雁霜鐘通其幽韻然而性
情關乎君國憂樂槩夫人天寓婉惻於激昂涵蘊直
於忠厚兼有屈哀宋怨豈曰白俗元輕可謂五言長
城秋懷絕唱也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丘山玉
盃魚燈寄愁墜於樵牧朱顏謝而魯戈難返黃鶴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而仙人不來烽火阻禽向之思豺虎斷粉榆之夢出
關而噫春夫老於吳下註易而嘆弔客慙於青蠅問
天道之茫茫白衣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
此一片秋心誰能遣我真籟隋珠和璧未足比其晶
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朗潤爾靈其幽黯然而其

自袁中郎誕秀公安娉節高標超然物外錦帆解脫
諸集筆舌妙天下其後竟陵鍾譚二公繼起聯鑣海
內颯颯嚮風而說者或謂其漸失淳古是烏知詩之
三昧哉夫三湘七澤之間代有偉人瀨岩窈渺矚然
不滓得之天性故往往絕去塵垢遺世獨立繼起接
武于今未艾余在京師與大宗伯龔芝麓先生相過
從則時時言及汝士之詩云其氣骨適上才華瞻敏
迨建安而軼三唐旣而自滇南來守真定暮月之間

政理人和余適以請告家居沐浴膏澤每嘆其學道
愛人媿美龔黃是當載歌載咏而汝士適出所著詩
以示余蓋江南顧茂倫諸子所選定者稱其心得暢
悅以雅以南琳瑯觸目意緒纏綿固已見其大槩矣
余則以爲汝士之詩瑰瑋沈鬱包括閎深而性情肫
摯蕭然自遠如養子寧愚不必賢耕田鑿井官稅足
則張文昌之澹朴也漢口甲申水不流文章都盡一
時收則杜少陵之悲壯也千山齊屨突中無一鳥啼
黃沙與白黍漫滅漢時碑則鮑明遠之蒼涼也捧出

玉漿仙掌味大官任賜紫霞羅則王右丞之清麗也
若昌平公署柰何堂上人皓皓雙隱几則又與陟岵
陟屺同其深情忠孝之氣溢于筆楮間矣詎可以聲
律目之哉雖然此特吉光片羽耳若盡出其生平所
著則雲蒸霞蔚星輝電燭備四時之氣蘊五岳之奇
溱溱泱泱宮牆美富又不知其何如也余請於政事
之暇受而卒業焉天球河圖其可秘而不散布於人
間乎因爲識於簡端而並以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周平因爲端...
之部受而卒業焉...
然若無斯言...
善價...
對目之...
其昌平公署柰何堂上人...
正樂向掌和...
大官...
觀...
王右丞...
之清麗也

喬文衣詩序

喬子十餘年來詩道日進聲譽籍籍公卿間爭折節
交喬子恐後喬子何以遂能詣至此哉吾聞詩有別
才別解不盡闕于學與理大端在能悟耳太史公遊
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踈宕有奇氣名山大川何與
文事而文以進則太史公之善悟也詩與文蓋非有
二矣自喪亂既平喬子簿於郊歷四明再歷蓬萊凡
波濤洶湧山林窅冥人世駭奇之狀盡收吟橐而又
有迂怪之士恢譎之書擴其見聞所未及喬子夙受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庭訓有所大悟於中無不鎔鑄而裁正之宜其胸之
浩浩落落發爲歌詠點塵不滓也入長安以後潦倒
况瘁亦絕無齷齪之態每一篇出蒼蒼涼涼爽秀撲
人眉宇嗟乎余與猶龍氏言詩久矣得喬子乃益張
吾軍海內之習聲律者莫不思一見喬子之爲快豈
無所悟于道而能然與故吾嘗謂喬子之遇似岑參
而詩如賈島

信都河北一都會也古多奇士袁本初不能用之自取顛覆北齊賀六渾父子常於此慕義勤王後乃用其民與宇文氏戰於河南亦赫赫著於史冊然奸雄之流吾徒羞稱之惟若孔巢父之身有仙骨視富貴如草露杜子美詩送之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流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千載而下猶令人想像其爲人恨不得生與之同時也而此後文人寥寥千年來乃復得惟馨耿子云耿子以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六

制藝登進士第顧好爲詩其詩自關逕路不欲襲人牙後津常愛語不驚人死不休終須嘔盡滿腔血之句故嶽崎歷落而時有和平之音幽深佶聲而自具宕逸之勢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以爲俯仰其殆聞巢父之風而起者與假令子美而在今日其握手贈言不知何如也雖然余之知惟馨也以文而惟馨以餘力工於爲詩詩與文固非二道也行且爲守令爲臺諫爲公卿其於爲詩爲文亦寧有二道與出其中之所欲爲猶然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爲俯仰

而已矣夫不隨俗爲俯仰非今日之所尚也然余於
惟馨棘闈之文則已識其端倪矣而又得之於詩是
以引伸而言之以弁其端且將徵之於他日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九

張越青留別詩序

中州苞靈孕秀固多詩人近如大宗伯王覺斯先生其磅礴潁灑之氣能令撻觚之士變色避席而越青鵲起於後乃有倚馬之才諸體兼長性情婉惻留別詩其一也夫越青固奇士也在諫議久歷銓儀二垣風采動於朝野一旦因湖南長沙衝會重地借才彈壓知已爲之惋惜以爲一路之幸而言論或不能廣被於物然張子無幾微嗟嘆之色觀其詩而其學與養俱可知也以是而撫綏新造之區瘡痍立起呻吟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單

載息豈有不奏旬宣保寧之績者哉雖然長沙卑濕地也古之君子如賈太傅劉隨州或作鵬鳥之賦或披荒草之什皆不免於幽愁抑鬱之氣以言乎才則美矣以言乎道則未也讀越青留別之詩暢然以適澹然以高吾知其免乎此也

吳脩齡詩草序

江東有吳子閉戶讀書三十年世無知者丙申歲躡蹻擔簦至燕都太倉周子俶持其所作詩示余余覽之繹然歧思曰是非近人所能爲也吾恨不得與同時矣子俶曰此肇故人吳爰爲之耳因是得晤吳子且盡讀其所爲詩嗟乎吳子一片有心人也夫風雅一道淪滅已久世有作者類以爲羔雁繡帶之助且依傍他人跼蹐如轅下駒至不敢自出一解自豎一語所謂哇聲聯絡卽緱嶺吹笙誰復聽之今吳子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望

懷今古感慨興亡莫不諷諭得失志切勸懲且意思深遠令人反覆繹玩而得之蓋血性旣不猶人而復枕籍騷雅以自抒其所見未可爲一二俗人言也昔明有謝茂秦徐文長在藝苑中名噪一時然才華流動而思沈氣鷲方之吳子自當變色遜心後有作者其信余言之不謬歟

馬玉坡金臺遊草序

商飈起木葉脫禁院歸來倚枕倦極適馬玉坡以金臺遊草問序讀之始則擊節旣而恐其易盡夫其懷人之情曠達有識如大江潮濶才相敵萬歲樓高興不孤相約同尋擊筑人悲歌慷慨金臺下何其磊落英多也咏物之什高伉不偶如古今磨漢碣日月老秦松鶯花淮郡少車馬楚天多何其氣韻沉雄也至於江都祠畔發其惆悵之思玉竦橋邊瞻其龍蔥之色乃若燕市燈花長安春望莫不霧散霞披錦心繡口有齊梁之哀怨有盛唐之典則豈不卓然風雅之領袖也哉昔人偶作一二佳語如老樹半空腹楓落吳江冷之類便稱名士玉坡之爲詩如此其爲之而卽能然耶其與燕趙間豪俊遊而能然耶何遜古人亦何必復言古人也年來流落金臺未逢狗監雖有凌雲之賦無由得以自獻卽已酉之役弗獲闡試玉坡之遇窮哉然其爲詩顧工而不窮如百尺桐如萬花谷如武庫之無鎧不精如大官之無味不備寒餒者能如是乎其不終于寥落可知也吾所見錫山多

才如玉坡者晚出愈竒海內文學大雅之彥過梁谿而式廬興嘆曰是有人焉其必謂玉坡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四三

而友盡興與曰長昏人焉其必謂玉坡矣

下喉至涎香與出愈音德內文學大雅之彥過梁谿

傅歎齋工餘雜咏序

薊門天下重地也嘗讀爾雅戴斗而下爲崆峒又龍門而北萬水皆循九河故道趨碣石燕昭築宮其上居之至今日而紫氣騰罩羣水回互

世祖章皇帝以是爲橋山鼎湖豈非開有道之長而衍福祚於無窮者與然天造地設尤有賴於人工此烏號之痛凡爲臣子者所願負土拮据以慰 弓劍之

靈威者也維大司空歎齋傳公家世忠孝實膺是任蓋嘗風雨寒暑戴星家馬上督厥事鳩石庀材衡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四

銖黍日無寧畧疑其困憊於煙林霜草危磴急湍間不意篇什鴻多乃有工餘雜詠於此見歎齋之忠孝無往不洋溢激宕也蓋歎齋受知

世祖章皇帝由山左憲副入爲大廷尉洊歷今官大司空古三公也贊襄經營行且使四海胥有寧宇寒士盡庇廣厦豈特小心翼翼不愆于 陵工之職業也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歎齋之敬事 陵工有之神之聽之式和且乎歎齋之工餘雜詠有之

申觀仲江航詩草序

今海內言詩者大約競推雲間西泠柳洲宋中而河朔則以鉅鹿爲盛然鉅鹿不自盛而平干之申子梟盟與之合志同方望古遙集遂冠一時壇坫梟盟有弟觀仲自命尤奇癸巳甲午間常與余登高阜痛飲狂歌輒有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感未幾發憤以去與其兄梟盟長嘯菰蘆中世俗人希其一面憂憂難之今春隨叔捷南宮攜其江航草以示詩才之妙幽秀清麗高之爲劉脊虛卑之亦不失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四

隨州矣真梟盟伯仲哉觀仲丰骨峭秀與余交久余未暇論其人與其文先序其詩卽其人與其文可並見焉

田髯淵游燕詩草序

田子紅鶴軒詩清逸幽雋庚子山江文通之流也迨游燕以後則沉鬱伉朗駸駸乎少陵崆峒之席矣豈學以年進與抑名山大川有所激動而其才思益宏放不羈也方今海內作者林立然吳越之間梅村先生外余首推髯淵髯淵至性過人以忠孝自期許於友誼尤篤故其詩皆有爲而發絕去一切纖弱靡曼之習使人興起感動味之不窮豈不卓然大家哉倦游思歸將事親於水西草堂以歌咏自娛煙雲供養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巽

楊亭載酒戶外之屨且滿田子中之所得亦恐未易告人則與讀田子游燕之詩可也

彭十報詩序

余嘗謂欲求天下之士必自觀其言始其人清者則多爲澹泊之言其人鄙者則多爲齷齪之言其人誕者則多爲浮蔓不根之言其人誠者則多爲謹厚歷練之言推而求之十可八九得也詩以言志尤言之最顯者乎然有學矣而患無其才有其才矣又患無其性此古今來作者雖多而卓然自見爲千古準的者不數人也彭子士報生於汴宋之間躡蹻重趼五月披裘而至燕蓋望燕久矣故不憚窮途而遂其求

秉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七

友之願也余與之言見其言多澹泊無營營求逐之習以爲士之有志操者及觀其所爲詩而矍然不滓如寒泉澄澈足以鑒人鬚眉士報可謂有詩之性有詩之才者矣吾聞之昌黎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士苟欲成名於世而不安於近小則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未可以自圉也枕藉騷雅沈湎李杜積日月以求之必有大過人者吾所以告彭子爲詩者止此

嚴方貽詩序

古來文章之妙每多發於少年終童賈傳張鼎江李
長源及解大紳李東陽諸公皆以韶齡抒其雄藻卒
登華廡建功業爲時名臣識者蓋卜之於早已夫豫
章初生而具合抱之質干將雖沈必有冲霄之氣金
錫擘天香象渡河豈凡物所敢望其騰蹕哉余與顥
亭先生雅有契合因數得讀長公方貽詩見其英華
果銳俊快逼人筆下無一點塵其言曰今世之言詩
曰三唐曰何李曰歷下其論詩似也而詩之真旨多
未露尚浮詞則流爲淫蛙逞辨說則入於鄙俚又安
取聲詩爲余將爲其真者耳以故集中諸作洗盡鉛
華直抒胸臆而蘊藉春容又拈鬚苦吟者所不能逮
蓋天才卓犖得之於色相外故超逸絕羣卓然其爲
正始之音也顥亭先生詩余旣於譙明諸子合刻中
序之茲復醉心飽飫於方貽之詩以爲追古賢之芳
躅無難也夫鳳毛獨異推本過庭庶幾海內操觚之
士有志風雅者其亦望禹航而識所歸矣

陸次公北遊禠咏序

年來拋棄篇什無復刻燭拈鬚之致惟冥心捐慮據
槁梧而夢華胥追憶少年賞心卉草之間極目煙霞
之際情性頓覺凝滯豈詩境之易盡哉亦以離羣索
居唱予和汝之落落也然每遇佳詩輒復驚喜展玩
不釋非新語可愛卽秀色迎人且其人半生自命發
露於五七言之推敲而因以知其中之所存否則何
所借以測識天下之奇士也若虞山陸次公之詩殆
有三者之美矣余識次公久其詩之境界屢變而愈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四九

王雖生業落拓室有謫聲終不廢我嘯歌讀其北遊
禠咏有相如之才少陵之感焉顧安得乘駟馬過萬
里橋作賦中書堂而令集賢學士觀之如堵墻也雖
然士患中無所存耳烏有存而不遇也次公之姪胥
仲與余家獻宸同薦賢書庚戌春闈又受知於余淵
源有素詩則其學之一端耳詎足以竟其中之所蓄
哉

陸次公北遊禠咏序

盧爾唱燕山吟序

冬日朔風栗烈公暇卽歸私舍鍵戶默坐盧子爾唱忽以其所著燕山吟見示寒夜焚膏讀之不禁作而歎曰美哉盧子之爲吟也其見道之作乎夫今海內之爲詩者家握隋侯之珠人擅崑山之璧自以爲摹擬漢魏而步趨三唐矣其果漢魏耶三唐耶卽使其優孟衣冠似漢魏似三唐於己之性靈何與耶今盧子以和平樂易之懷爲比興咏歎之章以嘉言動物至情感人而不事纂組爲工雕繪爲巧卽其集中所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云旣是畫前原有易何云刪後更無詩是真說詩之指也至於寄情曠達榮辱得失毫不攪心其視世之侘傺無聊負區區之才輒奠抵掌立談以取卿相者爲何如耶夫人惟學無怨尤而又能日取風雅以涵濡其性情是以每有篇什如春風潤物皓月投懷此卽求之唐人亦罕有其儔者而盧子乃幾幾乎近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顧开山詩集序

今世人作詩多好爲七言近體而難於五言何哉古人如杜子美王摩詰岑嘉州皆兼工五七言律而李太白孟浩然則豐於五而歉於七集中殆不數數見焉昔人謂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雖近體猶近於古風非淳於古者亦不能爲也顧子开山來長安僦居蕭寺傭書索米燈火熒熒午夜不倦間以詩投人人讀之不終篇輒擲去以是世罕有知其詩者一日彭子士報持其和泛舟詩及五言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體以正於余余知顧子之爲唐音也又知顧子之爲近體而不離於古風也昔唐渤海高仲武論詩云體格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若开山之作其庶幾矣然开山爲詩如此而猶困於裋褐啼饑號寒世少有捐其半菽一毛者豈果高才無貴仕耶抑天下猶不乏風塵賞鑒之識而开山特未之遇耶噫士誠有才亦爲其可以傳世而行遠者耳又奚必沾沾於目前之一遇哉

胥永公北征百篇序

余與永公同領壬午鄉薦永公少有名余嘗稱其制舉業有先正大家之風繼登仕版泝水沐其恩波姚江傳其治譜余則載筆以頌擬於魯山太丘之政然猶未得讀其詩也乙未秋永公徵拜水衡出北征百篇授余余見而擊節嘆曰詩之神澹而澤鮮一至是乎方今風雅蔚興南北連鑣自縉紳以及菰蘆之士希光景附家隋珠而人和璧論者以爲何李而後於斯爲盛余省闈之暇從海內賢豪長者遊得以縱讀

秉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其所爲詩然綺靡卑弱之習亦往往而有間與二三同人欲匡救廓清之而力薄氣孱不足以爲世重輕則亦徒託諸空言耳今觀永公之詩鑱削鉛華獨全真理其命意造語如青山原有待明月正相宜山氣東西合江聲日夜流流水破雲來雲復從山作雲從孤閣出天合大江流月與人不寐鐘在水前聞雲臥風無力山危江有聲此卽求之長慶開成以前亦未可多得蘓子瞻曰漸老漸奇乃歸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其永公之詩之謂乎夫元音絕響古調不

彈處今日而欲與海內藝林之英挽頽風而追正始
殆不能不奉是編以爲楷模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

謝邑侯德政詩序

吏治在兩漢最爲近古蓋以經術緣飾之故能與百姓相休息而漸濡之以教化如魯恭陳實之流可考於史籍焉迨其後愈趨愈下又或值兵戈擾攘之際則追呼敲朴草菅民命征徭之苦深山莫避况輪蹄輻輳之區乎讀元道州示官吏詩及柳子厚捕蛇者說令人思循良之吏如芻子之失乳潼而投慈母之懷也栢鄉在真定爲南鄙巖邑當四達之衝其民樸其士愿其縉紳樂於恬退其婦女習於女紅其商賈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之貿易者無徵稅其賓客之來止者有館舍觀風問俗者以爲猶有先王之遺焉但幅員徧小里僅十二西北二鄉稍可耕種南則五里之外半屬磽瘠東亦瘠之半而其民終歲勤動無市販營運以擴其產是以民貧而士餒驛通九省冠蓋羽檄平日尚苦不支甲寅以來軍旅南征經由此者數十次鋒車星馳無分晝夜軍情之報瞬息百里如飛鳥過目馬匹蹄斃無虛日爲此邑者不亦難乎邑侯謝君晉石以閩閩著姓膺昇茲土下車之後經營布置區處盡善蓋其

天姿秀發才猷敏練胸有治譜手無棘事殆易所謂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者歟故如修理學校建設義倉
築城濬濠曾不移時大端畢舉而且嚴防禦息爭訟
平市價間遇水旱矢心告神輒禱輒應而其最有功
於地方者當軍需旁午之時一切供應悉爲預辦曾
未嘗絲毫累及里民而凡隸侯之宇下者無不帖然
如得安寢也豈非以中心之誠而濟其肆應之才者
歟於是闔邑之縉紳士民咸戴侯之德悅侯之政而
思頌之一時得詩六十餘篇集旣成李子聖之趙子
季茂屬余序之夫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然
則是編也非諛也咏豈弟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本卷終卷果又里須而孔線對文字不洋無不備於
致此者香前軍論卷十之知一以對卷五
平五贊偶與承學天必奇無神觀神顯而其景皆也
榮氣微或曾不慈律大誠畢舉而且嚴防禦息爭訟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者熾姑賦對聖學好我遊義倉
不委委第本積城縣職官皆讀李聖趙子聖之

